



长河流月去无声

蓝英年◆著



深圳出版
海天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河流月去无声 / 蓝英年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
2012.9

(本色文丛. 第 1 辑)

ISBN 978-7-5507-0512-8

I. ①长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4741号

长河流月去无声

CHANGHE LIUYUE QUWUSHENG

出品人 尹昌龙
出版策划 毛世屏
责任编辑 林星海 陈 嫣
责任技编 蔡梅琴
装帧设计

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93 (批发) 0755-83460397 (邮购)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20千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
定 价 29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蓝英年，1933年生，江苏省吴江市人，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1993年离休。

主要译著有《日瓦戈医生》《滨河街公寓》（与人合译）《阿列霞》《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》《回忆果戈理》《亚玛街》《塞纳河畔》《邪恶势力》（与人合译）《捍卫记忆：利季娅作品选》（与人合译）等。

出版随笔集《寻墓者说》《青山遮不住》《冷月葬诗魂》《回眸莫斯科》《历史的喘息》《苦味酒》等。

总序

◎柳鸣九

深圳海天出版社似乎颇有点“散文随笔情结”，前几年，他们请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一套“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”丛书，效果甚好。于是，他们再接再厉，去年又策划出新的书系“世界散文八大家”。可惜此时季老先生已经仙逝，他们只好等求其次，请柳某出面张罗。此“世界八大家”，召集实不易，飘洋过海，总算陆续抵岸。但书系尚未全部竣工之际，海天又策划了一套新的文丛，以现今健在的著名文化人的散文随笔为内容。大概是因为柳某与海天已有一次愉快的合作，自己也常写点散文随笔，又身居“人杰地灵”的北京，便于“以文会友”，于是，海天又要柳某出面张罗。这便是这套书系产生的来由。

什么是散文随笔？前几年，一位被尊为大师的权威人士曾斩钉截铁地谓之为“写身边琐事”。我曾努力去领悟其要义，但就自己有限的文化见识，总觉得这个定义似乎不大靠谱。就“身边”而言，散文随笔的确多写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，但远离自己的人与事入文而成经典散文者实不胜枚举；就“琐事”而言，散文随笔写人写事确讲究具体而微，知

微见著，以小见大。但以经国大业，社稷宏观，高妙艺文，深奥哲理为内容的名篇也常见于青史。不难看出，对于散文随笔而言，“题材不是问题”，任何事物皆可入散文，凡心智所能触及的范围与对象，无一不可成就散文也。故此，窃以为个人心智倒是散文的核心成份。那么，究竟何谓散文呢？散文的基本要素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果用定义式的语言来说，散文就是自我心智以比较坦直的方式呈现于一定文学形式中，而自我心智者，或为较隽永深刻的自我知性，或为较深在真挚的自我感情。说白了，如果是思想见解，当非人云亦云，而多少要有点独特性，多少要有点嚼头与回味；如果是情感心绪，那就必须是真实的、自然的、本色的、率性的，而要少一些矫饰，少一些虚假，少一些夸张。是的，尽可能少一些，如果不能完全杜绝的话。诗歌中常有的那种提升的、强化的、扩大的感情似乎入散文不宜，还是让它得其所呆在诗歌里吧。至于“一定的语言文学形式”，不外意味着两点，一是非韵文的，这是散文有别于诗歌的最明显的标志；二是要有一定的修饰技巧，一定的艺术化，这则是散文随笔不同于公文告示、法律条文、科普说明以及各种“大白话”的重要标志。

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散文随笔。我在自己的学术专业之外也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，就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来“炮制”的。今天，我被委以主编重任，也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来操作的，至于我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是否完全实践了自己的理念，是否达到自己的理念，在这次主编工

作中是否有不合理、不入情的要求与安排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呜呼，知与行的脱节与矛盾，人的永恒悲剧也。

出版社策划这个书系的时候，规定约稿对象为当今的文化名家。当今的文化名家种类何其多也：有在荧屏上煽情与讲道的主持人，有靠摆Pose与哭功而大富特富的影视大腕，有靠搞笑与搞怪的演艺奇才……人都在写散文随笔，这大有成为当今散文随笔的主旋律之势。但按我个人的理解，这里所讲的文化名家不外是两种人，即具有作家文笔的著名学者与具有学者底蕴的著名作家，这两者的所长正是我对何为散文理解中所谓的“心智”这一大成份。由于我自己的圈子所限，这一辑的约稿对象全是上述的第二种人，即具有作家文笔的著名学者，而且基本上都是弄西学的学者或游学国外多年的学者，多散发出一二“洋味”的人。

学者写散文似乎有点“不务正业”，有点越界，侵入了文学家地盘。但对于学者来说，特别是对人文学者来说，却完全是性之所致，是一种必然。他本来就有人文关怀、人文视角、人文感情，这种心智状态、心智功能，一触及世间万物，就莫不碰撞出火花。只要有一点舞文弄墨的兴趣、冲动与技能，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出有点意思的散文随笔了。虽说舞文弄墨也是一种专门技能，需要培养与操练，但对于弄西学的人文学者来说，整天在世界文库里打滚，耳濡目染，这点技能是可以无师自通的。况且，人文学者于散文更有自己的优势，毕竟，他的知性是向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敞开的，他的目光是向全世界各种事物投射

的。其散文随笔的题材，自是更为丰富多样，投射观察的目光自是更为开阔高远。而得益于世界各种精神文化的滋养，其可调配的颜色自是更为丰富多彩：说不定，也许我们这个时代有意思的散文随笔正是出自学者笔下呢，学者散文实不容当代文学史家忽视也……

不能再说下去了，再说下去就会变成“王婆卖瓜”啦，不过，我还是相信，这一辑学者散文也许能给文化读者多多少少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

2012年5月

在梁漱溟家过夜·····	1
话说张东荪·····	6
长忆吴牛喘月时·····	23
掉了皮的纪念册·····	31
怀念蒋路·····	37
童 年·····	52
拉里莎，你好吗？·····	57
从论敌到师友·····	68
在苏联办年货·····	73
小九班·····	77
且与鬼狐为伍·····	81
道旁甜李·····	101

话剧《彼得大帝》彩排记·····	105
卡普列尔：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·····	111
马雅可夫斯基是怎样被偶像化的·····	118
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·····	131
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·····	156
冷月葬诗魂	
——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寻踪·····	169
法捷耶夫之死·····	200
重读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·····	213
西蒙诺夫及其抒情诗《等着我吧》·····	226

在梁漱溟家过夜

2000年春天，边区联中老同学聚会。53年前大家曾在——间茅舍里读书，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经变成白发翁媪了。吃饭的时候我同魏扬同学坐在一起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你还记得游颐和园的事吗？”我马上想起来，回答道：“当然记得。”两人抚掌大笑。

1950年深秋的一天，我同魏扬、周虎一起游颐和园。他们两人都没去过颐和园，只有我小时候去过。我带他们从知春亭出发，沿昆明湖绕了一圈，爬上后山，在一座小院前休息。小院前挂着一块“闲人免进”的牌子，院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靠墙有一棵树，魏扬爬上树往院子里张望，说了句“里面没人”便翻墙跳了进去。周虎是爬树高手，也爬树翻墙跳进院里。两人在院子里喊：“没人，快进来！”我也翻墙跳进去，两脚刚一落地，不知从哪里冒出两名公园职工，当场把我们抓住。一位职工问我们：“看见门上的牌子没有？”我们身上虽有游击习气，但对明显的错误也无法抵

赖。我们被带到石舫附近的公园管理处。管理处的一位干部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，马上给学校打电话。我们老师说了很多道歉的话，并说回校一定严厉批评我们，这是我们回来才知道的，当时只听见管理处干部说：“好吧，我们马上放人。”我们万万没想到管理人员会如此惩罚我们：他没立刻放我们，跟我们聊了半天，还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晚饭，直到8点钟静园后才放我们。我们走到大门前，只见大门紧闭，周围没有一个人，只得往回走。起初东走走西走走，还觉得蛮有诗意，有一种“倘使名园长属我，躬耕原不恋吴江”的感觉。天渐渐黑下来，诗意变成不安，我们到哪儿过夜？周虎说他舅公梁漱溟住在颐和园，可以到他那儿过夜。可梁先生住在哪儿？无人可问，只好敲住人小院的门。两次被警卫员赶走，第三次敲出一位妇女，态度和蔼，告诉我们这是柳亚子先生的住宅，梁先生就住在石舫旁边，我们总算找到过夜的地方了。敲开梁先生的家门，周虎通报姓名，我们被带进北房，见到梁先生，记得他上身穿着白布对襟褂子，下身穿着白裤子。等他问清我们为何“晏夜来访”时，哈哈大笑，连声说：“勇敢！勇敢！”他大概还说了些别的话，但我已记不得了。他让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东厢房睡觉，第二天清早，我们对服务员说了一声就走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

先生，他同我们待了不到半小时。

以后再没见过梁先生，也没有他的消息。1954年听说梁先生犯错误了，说什么“工人在九天之上，农民在九天之下”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。直到1977年《毛选》第五卷出版，我才读到《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》一文，比我听到的尖锐得多。对梁先生的批判是因为他在政



梁漱溟

协上的一次发言引起的，我在《梁漱溟全集》中找到这篇发言稿。梁先生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：

过去20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，依靠农民。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，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，但进入城市后，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，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随着到了城市。一切较好的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，此无可奈何者。然而实在……今天建设重点在工业，精神所

关注更在于此。生活之差别工人九天，农民九地。农民往城里跑，不许他跑。人力财力集中都市，虽不说遗弃吧，不说脱节吧，多少有点。虽然农民就是农民。对人民照顾不足，教育不足，安顿不好，建国如此？当初革命时，农民受日本侵略者，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，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，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。（第七卷5~7页）

梁先生坦诚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，希望中共改正，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。不少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，但梁先生的话激怒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，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，并上纲上线到“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”“就是帮助了美国人”的高度：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，认为农民生活太苦，要去照顾农民。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。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，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。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，就是帮助美国人。”（卷七16~17页）梁漱溟不服，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：“听了主席的一番话，明白实为我昨日的发言而发，但我不能接受主席的批评，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，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。主席在这样的场合，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。不仅我本人受屈，而且会波及他人，谁还敢对

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？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。”（《梁漱溟回答录》133页）但梁漱溟的再次发言受到严厉的批判。

1983年，周虎带我到木樨地去拜见梁先生，梁先生已经很衰老了，但谈话仍很有精神。他谈的很多话我都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他说：“我的错误是让润之下不来台，但我的话没错。”

1988年6月我参加了梁先生的追悼会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走进北京医院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，参加追悼会的大约40人，我鞠了三个躬便离开了。出门时看见小屋门楣上贴着一张旧报纸，上面用毛笔写了四个字：中国脊梁。不知我进门时为何没看见，我想很多人也未必看见。

话说张东荪

张东荪是何许人？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，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。如果70年前问我，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张东荪是张伯伯。”张东荪与先君同庚，一同东渡日本，还曾同住在一间房间里。此外，张东荪的夫人是我婶母的胞姐，我堂兄一直住在张家。张伯伯有四个子女，长子张宗炳，著名昆虫学家；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，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；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，由于早婚，考上庚款却没能出国留学；女儿张宗焯健在，为中科院院士。张伯伯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，我依次称为张大哥、张二哥和张三哥，女儿与我同庚，比我小几个月，我管她叫小妹。张东荪的长兄张尔田，著名清史专家，我称他为好爸爸。为什么这样称呼，我至今也弄不明白，大概随张家兄弟称呼吧，因为他们管伯父叫好爸爸。总之，我从小就认识张伯伯。他居住过的大觉胡同、东大地、朗润园和大城坊我都去过，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张东荪毫不了

解。他见到我只摸摸头，好像没跟我说过话。

如果60年前问我，我会回答：“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，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大功。”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来看过父亲，我也随父亲到过他家。张大哥住得离父亲近，也曾带着儿子看过父亲。1952年春天，我从学校回家，张伯伯正在同父亲谈话，我走进书房，叫了声张伯伯，父亲叫我出去。我走到书房门口听见父亲高声说：“你不要再说‘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’，想想自己的问题，怎样才能过关。”张伯伯说：“志先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”我知道张伯伯出事了，检查通不过。但为什么他爱说“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”，为什么作检查，又为什么通不过呢？我那时刚入大学，吸引我的新鲜事很多，没再留意张伯伯的事。后来又听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，向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。回来问父亲，父亲回答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东荪不会这样糊涂，你不要问了。”父亲似乎不相信张东荪是特务。直到最近读了戴晴女士的力作《张东荪和他的时代》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。有些事如她不写我永远也弄不清楚。

张东荪是五四后中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。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，五四时期没有哲学家，五四以后有三位：熊

十力、张东荪和金岳霖，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成系统。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，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的学术地位。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，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没读过，张东荪的书我不仅没读过，甚至没见过，但读过他著作的片断，多半是批判他的时候引用的。今天看来，张东荪的很多预言都为5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。张东荪专心著书立说，大概是1930年秋天从上海迁到北京时开始的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他和乃兄张尔田一起到燕京大学任教，此前他在上海主持《时事新报》。1917年张东荪接手《时事新报》，他先抨击时弊，后渐转为介绍西方哲学，柏格森的《创化论》就是他翻译并在报上连载的。他又增编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。

《学灯》先刊载外国文学译著，1919年后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。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《学灯》增设的《新文艺》版，郑振铎编文学副刊《文学旬刊》。《学灯》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。郭沫若的《凤凰涅槃》就是在《学灯》上首次发表的。茅盾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发表在《学灯》上。郁达夫的《银灰色的死》和徐志摩的《告别康桥》也都发表在《学灯》上。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张闻天和毛泽东不仅是《时事新报》的读者，也是撰稿者。可